

“三层七性”：语篇分析的一种操作框架

——以《阿房宫赋》为例

贡如云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南京 210013)

【摘要】 语文教学的主要凭借是文学文本, 通过文学文本培养学生的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 是语文课程的价值指归和应有之义。围绕典范的文学文本《阿房宫赋》, 超越传统的文章学和文艺学解读范式, 基于语篇学视角, 从语境层、结构层、交际层对其七种特性, 即情境性、篇际性、统一性、连贯性、意向性、可接受性、信息性, 展开语篇分析, 着力探讨文学文本蕴含的审美交际功能, 以期为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地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

【关键词】 “三层七性” 文学文本 语篇分析 《阿房宫赋》

语篇是指由句子或语段构成的、相对独立的语言单位, 它是试图实现某种交际功能的语言整体, 是语用的对象与产物。现行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一大亮点就是, 将文本三分法(实用类文本、文学类文本、论述类文本)升级为语篇三分法(实用类语篇、文学类语篇、论述类语篇)^[1], 较之于“文本”, “语篇”范畴更契合语文课程的本体属性, 也更能体现语用转向的时代要求。我国语文教学的主要凭借是文学语篇, 借助文学语篇培养学生的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 是核心素养背景下语文教学的应有之义。《阿房宫赋》是典范的文学文本, 语文界对其所做的解读多取文章学和文艺学范式, 此类解读重在揭示文本内在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特色, 而对文本的语篇特性的关注甚少。关于语篇的特性, 西方学者鲍格兰德和德雷斯勒曾提出著名的语篇“七性”说, 即衔接性、连贯性、意向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境性、篇

际性。^[2]鉴于衔接性侧重指形式上的前后关联, 更适用于西语语篇的分析, 且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 衔接性通常被纳入连贯性范畴加以讨论, 故我们旁收中国学者章熊关于汉语语篇结构的主张, 即中心话题的“统一性”和线性意义上的“连贯性”^[3], 重构汉语语篇的七大特性。要言之, 规范的汉语语篇一般包括七种特性或七项构成原则, 即情境性、篇际性、统一性、连贯性、意向性、可接受性、信息性, 它们分属语境、结构、交际三个层面。下面我们将从“三层七性”的视角对《阿房宫赋》展开语篇分析。

一、语境层

语境与语篇的生成和理解密切相连。语篇构造者往往需要借助特定的语境来编码以实现交际目的, 接受者也只有把语篇放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解码才能准确地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杜牧创作《阿房宫赋》可谓一个特殊的对话事件和交往行为, 它蕴含着丰富的语境要素。

下面笔者分别从情境性和篇际性角度对《阿房宫赋》的语境进行分析。

1. 情境性

语篇的产生和理解往往与特定的语用情境相关,包括作者创作时的社会文化语境、实际发生的情景语境等。了解情境有助于准确地解读语篇的含义和成篇目的。《阿房宫赋》的情境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者基于社会文化语境行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广开言路的谏诤文化传统、“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4]的济世理想、尖锐的社会矛盾汇聚成杜牧深刻的谏诤意识;此外,杜牧创作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始终秉持“立言”思想,在他看来,文学须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正如《上知己文章启》所述,“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5]。讽喻国君、抒发情怀,便是杜牧创作此文之真正用意。第二,作者基于情景语境裁篇。情景语境涉及语篇创制的时间、地点、话题、目的、身份、对象、方式。从时空角度看,作者捕捉到“历史相似性”这一特定情景因素,借助秦亡历史来劝诫当政者,以达到借古讽今的成篇目的。从发话者角度看,作者还具有明确的对象意识,欲用一篇赋作来实现“体国经野”的宏大劝谏志向,其难度可想而知,而讽谏位高权重的唐敬宗,使之欣然接受,更非易事。杜牧充分考虑对方身份的特殊性,在文中巧借语用策略,选择曲谏的方式,通过情理交融的阐述来实现以言行事的目标。

2. 篇际性

篇际性指语篇的生成和解读依赖先前所接触过的某一篇文章知识,它们被当作语境要素纳入当前篇章的构建,并自然地渗透到篇章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语言共识之中。构成篇际性的方式包括体裁、话语、风格、词汇、语法结构、语义变体或其他关联知识的呈现、借用、提取、交织、镶嵌、转换、添加、叠合或互文。^[6]洞悉作者渗透于《阿房宫赋》中的篇际策略,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作品思想,提高语篇的释义效

率。比如话语的交织。描写秦速亡的“戍卒叫,函谷举”一句,融入《史记》中宏大的历史事件,给当前篇章增添了一种历史厚重感;而“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中的“万世”,按《史记·秦始皇本纪》解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诏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然秦仅传二世便亡,作者以“万世”之语作讽,旨在借古喻今。再如引语的镶嵌。《汉书》载京房对汉元帝言,“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显然,杜牧“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议论,借鉴了京房的论述。又如语体的互文。该文既有论述语体和文学语体的交织,又有赋体语言和散文语言的交互,还有文言语体和(古)白话语体的交融。

二、结构层

语篇不是句子、段落的简单排列和组合,而是在一定逻辑关系下形成的语义结构,语义结构乃是语篇的本质特征。作者生成语篇结构的过程,就是产生话语意义的过程。分析语篇的结构,有助于我们潜入语篇“有意味”的形式,体会文本的章法与脉络。下面笔者从统一性和连贯性角度对《阿房宫赋》的结构层进行探讨。

1. 统一性

统一性是围绕主题来组织语言,进而构成结构完整、独立成体的篇章,它着眼于语篇宏观结构的营造。语篇构造的过程,即是借助词语、语句、语段进行主题分解和统整的过程,随着思路的推进,这种分解和统整不断地交互、不断地螺旋上升。《阿房宫赋》在结构上充分体现了意义的统一性,具体包括篇章的整体统一性和段落的内在一致性。先看文章的整体布局。全文共四段,单从标题《阿房宫赋》和语篇的表层语义结构来看,后两段似与前两段脱节。但从篇章主题的层面分析,其深层结构上的含义则是统一的:作者欲借“满往事”来“刺当代”,巧妙地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主题表达之中,四个语段貌断实连,环环相扣,均服务于借古喻今这一篇章主旨。再看语篇的内部构思。为

了阐明分论点,作者充分利用语段内具体语句的特定含义,加之合理组合,以为段旨服务。如第二段,为揭示“秦爱纷奢”的本质,作者将其分解为三层语义来说明,即把宫女之众、命运之悲、珍宝之富统摄于段旨的范围之内。整段表达虽无明显的段旨标志,但通过各层语义的有效配合,渗透其中的情思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从而体现了段落语义的内在一致性。

2. 连贯性

连贯性是指语词、语句、语段间的逻辑关联,它着眼于语篇微观结构的组织。连贯是语篇的无形网络,它确保语篇的各个部分在内容情节或逻辑关系上前后贯通,形成完整的语义关系。连贯性是可接受性的重要前提,篇章只有前后连贯了,才会思路顺畅、逻辑严密,才能更有力地表达主旨,更好地服务读者。^[7]在《阿房宫赋》中,作者通过保持语词、语句和语段的语义关联,来为劝谏这一交际目的服务。比如语词连贯。文中有多处出现数词“一”,看似分布繁杂,实质上却构成“X”+“一”与“一”+“X”式的逻辑关联,形式上体现了衔接:将“四海一”置于篇首,意指秦始皇一统天下,表面看确乎是实施仁政的开始,但随后“一楼”与“一阁”、“一日”与“一宫”、“一肌”与“一容”,却违背了治国之正道,故必然产生“一旦”“一炬”的惨痛后果,而最后的“一人之心”则在议论中暗含了“爱其人”的主题。语词“一”的间隔反复与前呼后应表现了文脉一致的写作思路。再如语句连贯。以文中对珍宝之富的描写为例,“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一句中,“燕赵”“韩魏”“齐楚”实为整个天下的统一称谓,“收藏”“经营”“精英”又是对从全国搜集来的珍宝的高度概括,可见三个短语表面上呈独立状态,实则有机连贯。这样组合起来就可理解为“从全天下搜集来的金玉珠宝”,用语简洁明快,意义一脉贯通。

三、交际层

交际是功能语言学的核心范畴,系指用自己的情感、态度、观念、倾向影响别人。语言是一

种社会符号,在语言的社会交际中,其基本单位是语篇。文学则是用以审美交往的特殊语篇,它是作者以艺术化和创造性的方式对外部世界进行的阐释与表达。朱光潜说,文学具有社会性,它“在表面上尽管有时像是向虚空说话,实际上都在对着读者说话”^[8]。交往行为理论也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艺术,更是主体与主体之间对话与交往的理想之域。”^[9]《阿房宫赋》的交际特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意向性

意向性指作者通过特定的语言形式和语义结构来表达自己的意图,使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不同的交际意向,往往制约着语篇体裁、语体和言说方式的选择,进而影响到读者的接受心理和语篇的传意效果。《阿房宫赋》一文志虑忠纯,寄托遥深,作者借助自己的诗性智慧委婉劝谏君上,其创作动机和审美旨趣不难体会。在创作思想上,《阿房宫赋》属杜牧感世激时、借古讽今之作,作者既欲借生动的历史再现寄托忧患之思,也在借篇末的深刻议论劝谏当政者。在艺术追求上,作者创立文赋以与旧时赋家隔空对话,有感于汉赋“讽一劝百”的局限与弊害,认为赋应真正具备讽谏的净化功能。文章后半部分以“论”体物,既沾治时论,又“直豁已臆”,呈现出赋体内容议论化的文体特色。杜牧还极力反对六朝骈文的纤丽风气,将“辞彩章句”摆在“兵卫”位置,探求赋体的散文化路径。《阿房宫赋》全篇打破骈赋的属对格局,根据表达需要调整句式结构,创造出形式散文化的新型文赋。

2. 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是语篇生产的最终目标。作者生成的文学语篇只有彰显逻辑理性,符合读者的审美预期,交际意图才能实现,反之交际功能则会弱化。在《阿房宫赋》谋篇运思环节,杜牧充分顾及劝谏的可接受性,并借助文体的跨界来实现此目标。第一,在辞赋与谏书的文体跨界中传意。杜牧深谙古今谏净之道,认为“谏净之言当如(张)猛之详善”^[10]。鉴于此赋的接

受者是身份显赫的最高统治者，于是作者选用了易于为人所接受的“曲谏”，即借助赋体词赠华美的语言展开政论；同时，他始终在赋体与谏书的动态平衡中实践自己的理想谏诤，并彰显出《阿房宫赋》二体兼备的审美意蕴。第二，在赋与散文体的跨界中传意。文章基于历代帝王修筑宫殿的文化心理默认，状写阿房宫可谓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这既迎合了唐敬宗作为天子的傲慢尊贵的心理，又暗示着统治者骄奢淫逸背后潜在的深刻危机。作者的独特匠心又在于散文笔法的融入，如第三段的六个“多于”句连散成排，整齐的句式混合着散文笔调且自然圆融。文章正是在赋的诗意描绘和散文的智性表达中彰显出强烈的对象意识，而主旨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则将说理散文的文风推向高潮。

3. 信息性

信息性也称信息度，是指对读者而言，“新”信息高于或低于期望值的程度。作者编织文本时，既会为保证潜在读者能理解而植入其熟悉的内容，又会为吸引或影响交际对象而加上“新鲜”的言语内容和变形的言语形式。信息度制约着语篇的语义潜势和交际效果。在《阿房宫赋》中，作者使用前景化语言进行信息的配置，以引发读者的惊异和审美，增强语篇的传意效果。其一，语言的偏离。如“凄凄”“参差”“盘盘焉”“开妆镜也”等，或双声叠韵，或融文言虚词于赋句中，形成一种声情并茂、错落有致的艺术美感，此为韵律的偏离；而作者对阿房宫这一建筑物进行信息结构处理，使之在单一语义的基础上增加丰富的信息量，则从整体上构成语用（量的准则）的偏离。其二，语言的平行。如文章的主旨句，作者通过重复“后人”一词，构成句子的平行；六个“也”字句和六个“多于”句的比喻、排比兼用，以及“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缩小夸张，则构成修辞的平行。平行语言的使用令文章文采飞扬，议论说理水到渠成。

综上所述，《阿房宫赋》是杜牧在特定的语用情境中创生的审美语篇，它是作者与真实读者乃至所有潜在读者实现社会交往的媒介。该文内含语篇的七大特性，它们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三层七性”分析侧重探讨文本的语意功能、语形功能，尤其是人际功能，即该篇章所传何意？如何传意？传意效果如何？“三层七性”是语篇分析的一种操作框架，它更多是站在作者立场，探讨作者如何构造文本以与外部世界实现实用和超实用的对话，它适用于统编教材诸多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和教学。此外，文学经典文本的“三层七性”分析还有助于学生生成语篇构造的图式，进而为文学写作、创意写作提供语言建构的经验、思维运演的支架、审美交往的策略和文化对话的智慧，为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地提供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8.
- [2] 廖秋忠.《篇章语言学导论》简介[J]. 国外语言学，1987(2).
- [3] 章熊. 语言的连贯性(上)[J]. 语文教学通讯，1991(4).
- [4][5] 杜牧. 樊川文集[M]. 陈允吉，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241.
- [6] 刘辰廷. 篇际性研究对互文性批评的启示[J]. 外文研究，2013，1(1).
- [7] 贡如云. 高中语文统编教材选文的语篇特征考察[J]. 课程·教材·教法，2021，41(12).
- [8] 朱光潜. 谈文学[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112.
- [9] 童庆炳，主编. 文学理论教程[M]. 5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7.
- [10] 吴在庆. 杜牧集系年校注·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08：863.